

## 自選完整章節

### 宴彤

正如名字一樣，程宴彤是紅色的，奪目而令人無法忽略，與生命定般披上那色彩，她便不允許別人忽略，程宴彤是她所在世界裡的主角，唯一主角。最後一次見她，她整個人亦是浴在紅色裡，不單我，那是所有人的最後一回，她的世界結束在那一片紅色裡，紅色便是她的句點，悲傷到了極致而有種淒豔之感。

這女孩在我生命深深駐留過，她所刻下的痕跡，我確信永遠不會忘記，但我同時確信記憶的重量無可恆常，那將是一個變輕、變淡的程宴彤，關於她的故事，故事中可資回味的諸般細節也將隨之飄散。

紅，這顏色，唯一同時是喜與悲，俗與雅，奮進與頹廢，犯錯與榮耀，豐潤與貧弱，初昇與腐敗，華美的玫瑰與醜陋的蝨血，鮮濃的唇膏與潰爛的傷口，矛盾的組合可以一直排列下去。當我讀著自己筆下這些對比的詞彙，其實都在對我自己說明一個女人，層次複雜的女人，在我們最相熟最好的那幾年裡，我說不上來自己是否理解了程宴彤，或者說她不可能完全被懂得。

其實她不常穿紅色，但想起她來，總是這顏色。早記不清初見面的所有細節，都還留著夕陽燒著她臉頰的畫面，如此青春鮮跳，那是個台北炎夏，我們都準備到法國留學。想想那時很年輕啊，討厭人喜歡人都可以沒得商量。「李大山就是你喔？」這女孩一雙大眼打量我，眼梢吊得高，斜斜地向眉毛尾端連去，很豔，不對我的型，但她散發一種令人不安的漂亮。過份自覺自己的漂亮了罷，她顯得有些踐，尾音那個「喔」連帶說明著她的失望。

現在我說她那種不經意流露對全世界有些不屑的神情，可真誠實得動人。

留學代辦中心小姐極力慫恿我和她一齊出發，我們都是先申請到 T 城念法語課程，我一個男生怎好拒絕，相互照應的意思是我照應她。她攪動著粗吸管，黑粉圓吸到一半她又出口氣吐回去，奶茶冒出泡泡聲，張了嘴似要說什麼，我們彼此對望了一下都不好意思另提說辭，這事便講定。

她的姓名甚至我沒記下，當初心裡結論初見面的印象是：這女的，我不喜歡。怎麼也想不到自那一天開始，她、我、我們之間……世事難以預料，生命往往逃不出這句俗話，卻又遠比這句話蕪雜沈重多了。

抵達第一晚住在旅館是個意外，我早申請好宿舍，她晚點辦已無空房，代辦幫她找的寄宿家庭隔天才能入住。她說自己不敢一個人睡，旅館的鬼故事最多，還扯到自己八字斤兩輕一定要我陪，由她負責出雙人房旅館錢。

有所求時她會「變聲」，年齡降到六七歲，無辜的孩童年紀，輕聲柔氣，嬌憨憨的，非達目的不可。很難跟剛剛在飛機上的那個程宴彤連在一起，全機熄燈睡覺，她到廁所貼了一張面膜回來，放下餐盤摠亮讀書燈，拿出修指甲刀細細搓劃，然後上一層透明色指甲油，再上一層螢光粉紅，理直氣壯說：「無聊嘛，飛

機上還能做什麼？」

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又從巴黎轉搭火車來到 T 城，我人都累翻了，幾乎一觸到枕頭便可以睡死，但不可能，她洗個澡拖得很久，我憋著尿幾度到了浴室門前卻喊不出口，出錢的是人家女孩子嘛。嘩啦啦水柱沖激著她身體，潑潑了整間浴室似的，她大聲唱著：我不要你的承諾！不要你的永遠！祇要你真真切切愛我一遍……

她的聲音跟人都是圓潤飽滿，嘶叫尖高處一樣有力，震得我人心惶惶；臨行前哥兒們送行虧我不錯啦有美眉一起陪讀，到時候要好好表現別輸給法國男人。洗這麼長也可見這人多自私，我祇得折回床鋪繼續要睡不能睡的。也不知何時房裡的動靜停滯了，突然空洞起來，她裹著大浴巾走出來，房裡襲來一陣熱氣混雜著洗浴乳香味，翻了翻行李箱然後走回浴室，瓶瓶罐罐塗抹拍打著她的身體，這又費了不止一刻鐘。等她折騰完我索性不洗澡了，解決完尿急立刻翻身睡過去，連話都不想搭理，等她開口問我準備要諷刺幾句，但她沒有，心想以後還是跟這麻煩女人保持點距離。

「你沒有家累？」終於躺定在另一張床上的她發問。

「沒有。妳有？」

「分手了。男人是感官動物，不在眼前，還指望他死心塌地嗎？」

這也未必，我就是因為被兵變，才導致退伍不滿月就迫不及待出國，離開待了二十多年的悶燥島嶼。這就不必跟她講，很多事都不必，她對你的事未必感興趣，有時你話還未接完她就另起主題，或者你正說到興頭上，她一臉神思遊走到他方。這種人當她真正關心你時，卻比一般人更顯得誠懇，你又會感動莫名，猶如得到神的意外恩賜一般。

「妳來法國準備要學什麼？」

「隨便！服裝、珠寶設計、聲樂都可以。」

「妳家人沒意見？」

「我就是為了躲他們才到法國來啊。」

她突然掉過身到床尾去，嚷著腿酸將腳抬高靠在牆壁上，柔緞的睡衣便滑到大腿處，夜裡，月光擦亮她的身體有若一尾滑溜的泥鰍，那麥色肌膚更顯得暗處生光。我晃過幾絲朦朧的念頭，喉嚨乾燥起來，等著她下一步動作。她不在乎，顯得很平常，未免也太無視於我作為一名異性的存在，我拉高被子矇著眼睡覺，再度感到不悅。

我從未夢見過她，她過去了，她的人她的事都過去了。我不常想起她，卻一直記得她，記憶起來是那樣清晰，程宴彤的身影搖曳在羅亞爾河流經 T 城的水徑上，往事如昨，那樣近，不曾遠離過。

程宴彤很愛笑，笑聲驚天動地，從來不用手稍微遮掩，平常玩笑就增添了戲劇化效應，她很可以炒熱場子，與她不熟的人因此將她歸在開朗活潑那一類性格。千萬別在她喝水時講好笑的事，她笑岔氣立刻像蓮蓬頭噴你一臉——按她自己解釋——那是明星花露水啦！

這一天，所有的男主角都到齊了，巴黎幾家華語報社臆測的相關男士，如果她是明星那肯定會列張緋聞圖表讓讀者一目了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她喜歡熱鬧，有時好害怕一個人，而我們，與她相關的所有人都在。巴黎從未經歷過如此炎熱的夏天，持續兩週處在高溫四十度，風像是被使用過度吹壞了一般，再也掀不起任何一絲波動，每天新聞悶悶報導著哪一個養老院又熱死了幾十名老人。大家睜睜看著已經燒成灰的彤，化成空氣中的一道熱油，融化了，消失了，再也不會回復血肉之軀，不會哭，亦不會笑。

二十分鐘便可以將市中心走得一丁點不剩，幸虧 T 城出產了幾位被編入教科書的歷史名人，近郊還有專供觀光客朝聖的古堡，我和程宴彤剛到不久就去報名一日遊，講解員的法文祇能聽懂三五分，古堡的典故又特別冗長，某個城堡房間竟然漆成一片黑色，程宴彤似頗能領會的說那是在表現一個女人強烈的嫉妒。路上走的不是法國人，就是來學語言的外國學生，T 城大學附設的法語課程非常有名，據說是最典雅正統的法文。

寄宿家庭住了一個多禮拜程宴彤就搬到市中心租起單人房，擔保人是間麵包店老闆，她可免除押金，語言半不通人生地不熟，她小姐就是有辦法，這法國人還帶她去銀行開戶、申請電話，免費贈送一些家具廚具，哪像我們申請什麼都被刁難要求這啊那的文件一大堆。

瞧她五臟俱全的小窩，屋頂斜下來削去了好一片天花板，這樣一來整個房間就變成菱形，顯得小巧溫馨，兩扇天窗貼著屋頂開著，開得很高，我們聊到深夜，幾顆星星便落在天窗上。這種頂樓房間法國人稱為「佣人房」，她很喜歡，說會想起卡通「阿爾卑斯山上的少女」。廁所在對門，她獨有一把鑰匙，開門進去真是眼花撩亂，野獸派壁紙從地板貼到天花板，馬蒂斯「開著的窗戶」塞得滿滿的，洗手台上方還拼貼了幾塊不規則鏡子，一大束玫瑰花倒掛在馬桶旁，乾了，香味隱隱浮動空氣中。

程宴彤迷戀氣味，常常製作乾燥花草，自行調配精油，沒事還約我去買香水，理由是必須徵詢男士意見，「就算沒留下電話號碼，男人也會因為女人身上的味道記得她。」她拿起香水試紙揮動在鼻子前方，閉上眼睛細細聞味，認真得像名國宴廚師在品嚐一道菜餚。從她，我開始懂得女人，意識到女人是怎麼回事，很細微的一些舉止、愛好、心思。即使根本記不住她提過的牌子，偶爾在某一處聞見，近乎自然反應般，我立刻會知道程宴彤曾經抹過，那香水流動於彤身上，在我的記憶中變得獨一無二。

那回我們已經來到巴黎，她打電話很興奮地說：「喂！我找到了！」因為我調侃自己對香水毫無概念，祇喜歡擦痱子粉，她說找到了痱子粉味道的香水，然後急著約我去龐畢度中心——KENZO 推出新款香水，滿滿罌粟花海盛放在龐畢度廣場，那是一片鋪天蓋地豔紅色的驚人場景。

「住得好好的怎麼就搬了？」

「老太婆太囉唆了！」

「不是一個家庭嗎？」

「是啊。先生太太白天上班，小孩子上學，最常看到的就是老人。」

「她囉唆什麼？」

「一堆啦，東西要放哪裡，**Baguette**（棍子麵包）怎麼切，她還背著我把紅酒藏起來耶，以為我不知道。其實他們一家人說話都很有禮貌，祇是我覺得悶，我不喜歡跟人一起住。」

扯了半天，原來邀我到新居是要傾吐感情困擾，麵包店老闆表態喜歡她（我一點不意外），他有老婆，對法國人這根本不成問題，但我說還是得留心點，畢竟我們在人家土地上，誰知道……「跟他不可能啦！無聊時找他練習法文還不錯，一想像跟他手牽著手走在馬路上我就沒力。」

相處久了我才領會其實她不需要建議，別人的建議對她不過是純聊天，她太順著自己的感覺，甚至盲從自己的感覺，祇要一被引動，哪怕如針般細小的念頭，她都非得要具體實踐出來不可，即使實踐之前她已經先行後悔了。

她並不愛那老闆，怎麼不講明白劃清界限？她欲言又止，大概問題不簡單。我吃著一盤蕃茄疊著 **Mozzarella**（義大利起司），上面灑著 **Basilic**（羅勒葉）、去核黑橄欖，一鍋爛泥紅蘿蔔燉牛肉，飯後她還端出紅酒醃酪梨。我小人之心不免懷疑她能做出這桌法式料理？恐怕是被那老闆潛移默化兩人關係並不簡單。

之後我一頭栽進法文學習，下苦心要學好，跟她不同，我的目標明確，家裡也沒太多閒錢讓我折騰。未聯絡期間，她的新聞卻一直不斷送進我耳裡，這一夥、那一群，台灣留學生沒有不談她的。

我們在學生餐廳巧遇，她的法文已經講得溜溜轉，跟周圍那一群外國學生氣氛很火熱，特別是跟一個金髮藍眼珠的高帥男孩人前就打情罵俏起來，搶水杯、爭麵包、你挖我一杓我挖你一湯匙，程宴彤就是這樣，完全不在意他人眼光，又明顯想吸引所有人。這裡的台灣人不多，小圈子情況嚴重，早有所知悉她大小姐的「豔聞」，親眼目睹祇覺得她真會沒事找事，難怪那群台灣人老以她為箭靶。

總是她打電話來，一講就是個把鐘頭，其實搭公車過來也才十分鐘，她往往不分日夜，管你忙不忙，她就是要找她說話，霹哩啪啦事情從頭至尾講演一遍。不知何時開始，她什麼事都跟我說，她總說李大山你是好人。必須承認，我也寂寞，國外究竟不比自己故鄉，有時聽她說些與我無關的事情頗有解悶功能，久了，既然她把我當自己人，我也視她為交心知己。

私心裡，我不願意旁人清楚我們的交情，我怕以後聚會被當成法新社，專門提供緋聞女王的八卦。她也是誇張了些，盡失東方女人的含蓄之美，我的名字一旦被列入「群草譜」，肯定連帶被她的聲名拖下水，所以跟她交流總刻意保持低調。我曾有過的這種親近又鄙夷的態度，恐怕她並不知曉。

「生日快樂！」

「妳怎麼知道？」

「我就是知道，我是宇宙無敵超級仙女……翻你護照啦！」

「什麼時候啊？侵犯隱私。」

「無聊嘛，隨便就看到，其實也是爲你好，如果我無聊到得了憂鬱症，倒楣的還不是你。」

「認識妳就是倒楣。」

「沒人打電話來？」

「沒有，現在是台灣的凌晨。」

「我故意搶第一的，這樣你永遠會記住，二十六歲生日被小彤兒搶得先機。」

不知爲什麼，她這句話讓我直接想到前女友，程宴彤搶了她的台詞。如果告訴彤，她肯定不高興，她是那種嘴裡不說但明明就認爲自己舉世無雙，創意與想法都優於其他女人，她很得意自己鬼點子多，遇到外貌跟她旗鼓相當的，她則是又佩服又不以爲然，反應異常地熱烈多話，潛意識就想多挖些對方底細在心裡較量一番。

她對女人那種預設好的先天的敵意，有時我也受不了。

程宴彤捧了一盤炒米粉，事先沒打招呼便逕自光臨要一起吃中飯，一個小學妹正好也在。她打量人家的方式是從頭到腳「盯」一遍，從小學妹的公主頭白襯衫淑女裙到娃娃鞋，然後再過份親切燦爛笑笑，便不再看對方也不怎麼搭理，因爲確定了自己比對方出色。對一個比我們小幾歲高中畢業就出來唸書的女孩，人家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的，幹嘛啊，我到廚房煮咖啡，程宴彤隨後跟來，嘖嘖有聲。

「牙齒痛啊！」

「就是她？」

「小聲一點！」

「她常來找你問東問西的嘛，你提過。」我提過她是學音樂的，她媽媽跟我媽媽曾經是同事。

彤思索了一下說道：「及格邊緣。」

「什麼意思？」

「外面的美眉。」她揚起眉毛撇撇嘴。

「真無聊！」

她哼起那首《給愛麗斯》，急急切切，一聲急過一聲，聲聲聽來都刺耳充滿嘲諷，人家也不至於是垃圾等級吧。小學妹不過是來借點資料，詢問一些語言課程，況且就算我們彼此喜歡又怎樣？三個人到集體廚房用餐，程宴彤完全不碰學妹做的咖哩飯，我則是左一口炒米粉右一口咖哩飯，還有我自己滷的一鍋牛肉。嘴角沾了一節米粉，程宴彤用手幫我撥開，分明故作親熱狀，這時我倒真擔心小學妹會怎麼想來著。

或許是因爲小學妹的一無反應，鎮定表現出那一路良好家教，更激起程宴彤的挑釁心態，接下來視線幾乎除我以外沒有第三個人存在，話題繞著我倆共同認識的朋友，還穿插幾條黃色笑話。她是欺善又怕惡的。

這小學妹後來和連要好起來，連是拿公費的優秀有爲前中年期青年，個頭矮

小其貌平平，因此他在自己心中變得挺拔卓越，而小學妹需要有人當學習指導與生活保姆，一個需要被崇拜，一個需要被照顧，他們在一起多半是有這前因。

連和小學妹在我們之後不久也齊來到巴黎，連不喜歡程宴彤，一見我又毫無例外地問起她，顯得他既瑣碎又無聊，好處在於他愛聽也愛傳，彤的若干事連我也聞所未聞，之後才知這都經過小學妹的嘴巴編排過，如果能讓人對程宴彤的印象畫個大叉叉，那正是小學妹心底要的結果。

「你看程宴彤……真覺得漂亮嗎？你沒發現她有一種狐媚？冬天那麼冷，別人都是厚厚的高領、毛衣、圍巾，奇怪耶，她的就全身緊貼，V領還開到胸口。」

「她為什麼一定要全身亮亮的，耳環每次都不一樣。」

「還沒看見她，已經先聞到香水味，渾身都是風塵味……」

「你和她還聯絡？她有你家鑰匙？……少年人身體就要顧！」

我心裡好笑起來，連辯解都懶得去辯，彤這麼形容過：有些男人望似道貌岸然，其實一肚子男盜女娼。

回想當初那頓三人午餐，益發覺得彤可愛多了，小學妹的禮貌與教養背後藏著的是比心眼更多的心機，不忍還好，一忍就意味著她要歪歪曲曲陰著來報復。難怪彤總說美女的敵人不是美女，也不是醜女，是那些不醜、不太美、時時留意別人、以為自有特色要明眼人才能欣賞的女人。

程宴彤離開 T 城其實狀況狼狽，幾乎是逃到巴黎的，問題倒不出在麵包店老闆的太太，而是麵包店斜對面一家首飾店。華人都到那家店買國際電話卡、換手錶電池什麼，首飾店一家人都是陸續從溫州偷渡過來的，十幾年後身價不同，早拿到了合法身分居留。麵包店與首飾店老闆是好朋友，大概對程小姐的事多少有耳聞，事情後來會鬧開是出在首飾店老闆娘。

程宴彤這次戀愛對象是位高中男生，她都稱他為陽光男。我見過幾次，他笑起來一排白淨牙齒，眼睛彎彎的，渾身充滿朝氣，心思坦白明朗，對人也有禮貌，中文講得祇比我們講法文好一些，我們遇到多半聊些電腦、數位相機、橄欖球比賽之類的話題。

有一陣子彤為了她爸在大陸搞女人的事老往家裡打國際電話，電話卡買多了就知道陽光男排班時間，「他笑起來好可愛喔，真想保護他！」彤藉著交換語言的名義約人家，約了兩次在麥當勞之後就約到彤家。人家媽媽緊張了，兒子夏天要考全國高中生會考，攸關將來前途，程小姐跟麵包店老闆牽扯過自然不會是什麼好女孩，兒子才多大啊。「妳是台灣人，台灣人有錢嘛，我們不一樣，我們自己賺錢多辛苦，他下面還有弟弟妹妹，妳想想我們作父母的。」

彤怪自己不好，對方很單純，她也可以理解一個母親的心情，但他們仍繼續交往，彤是不會為了偶爾升起的罪惡感便停止追求愛情。陽光男並非叛逆青年，多半趁著課後補習時間兩人到郊區約會，彤還計畫將來兩人一起「私奔」到巴黎。

聽出我語氣中有所質疑，她不高興了：「你以為你是誰啊，你就分得出是寂寞還是真愛？最初是什麼不重要，重要是現在，我們在一起很開心，感情的事外

人哪能理解啊，他那麼單純，我還會騙他嘛，感情的事你懂不懂啊，不懂就閉嘴！像你這種人跟我爸有什麼差別！」

她一炸起來就是這樣，聲音高八度又哭又吼，管它原來主題是什麼，任由情緒橫掃亂砍一陣子便是。

男方媽媽到語言學校吵著要程宴彤台灣家裡的電話，她約程宴彤約不到，兒子又不肯「悔改」，「我倒要請教台灣人是怎麼教女兒的！」學校行政單位應該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吧，台灣人之間講起來都覺得很丟臉，程宴彤似個燙手山芋，人人嫌，人人又想感覺一下燙手的熱度。

幾年之後在巴黎還從待過 T 城的留學生那裡聽到程宴彤的名字。那一家溫州人仍在那裡開店，有說陽光男在賣體育用品，有說他被電腦公司派到上海發展；但若說到程宴彤，不管前情後事，版本可就複雜精彩太多了。

程宴彤變成一種流言的主詞繼續在 T 城的河水流淌著。

跟我講這些是非的人多半跟我不熟，聽了，我絲毫不替程宴彤辯解，我很享受冷冷地感覺人性本惡，整個世界髒而泥淖，與我以及真相徹底無關。但不久之後我即厭倦了，人的創意實在太侷限，當主詞是一個聲名不好的女人，能編的詞彙、情節、結局不出那個中軸，圍繞著她的男女關係打轉。

彤的名句之一：「我很喜歡巴黎啊，如果巴黎人全走光的話」，那是幾年前她初訪巴黎完成 LV 之旅所結論出的印象。但 T 城的一切凌凌亂亂，急迫著她必須離開，巴黎才算乾淨空白的開始。而我則對這城市充滿期待，巴黎發著光，巴黎可以挽救我平淡無趣的生活，巴黎意味著我一切理想的開展之處。

某種意義下，我們都曾經為這城市孤注一擲，她的人生在這裡結束，我也並未從這城市開始，巴黎祇是一個過渡的片段，生活繼續平淡、繼續無趣，而我早就質疑甚至不屑所謂的人生理想。最美好的還是那場夢，以及曾經以為那不祇是一場夢。

事前已有在巴黎的朋友接應她，考完法語程度檢定考試我人才到打了幾天地舖，程宴彤住第五區，位居左岸高級住宅區繼續當她的阿爾卑斯山少女，這一排門戶緊鄰的佣人房住的都是外國學生，短時間內她便在生張熟魏中間如魚得水。一向如此，她啊永遠不落單，卻又抱怨熱鬧過去可以談心的沒幾個，熱鬧是她找的，喧嘩過後的單調她也必須承受，她會再找下一群下一段熱鬧。

處在熱鬧當中，她不見得有心，那祇是她的一項專長，不花力氣招搖一下便有。熱鬧與熱鬧中間，掉進寂寞時，她便來找我。

我所認識的人當中宴彤是記得最多卡通歌的，可能因為她時常複習，她也愛畫瞳孔佔據臉二分之一面積的娃娃，手筆不輸給專業的少女漫畫家，這還沒有長大或者說尚未退化的部分，支撐著成人的她，使得有一小部份的她躲在非現實裡，忽然不快樂時，她便大聲哼唱著：「頑皮熊，小小頑皮熊，自由自在多快樂，牠不知什麼是憂愁，牠是隻頑皮熊！……小精靈，小精靈，小小的世界上，美麗的小村莊，住在一群可愛小精靈……」

當她大聲唱卡通歌時，她是在自我催眠，她還沒有長大，她不需要對人生完全負責，她可以遊戲、耍賴、裝小，她在告訴自己和別人她是童心未泯的，這也是原因之一讓人覺得她不自然，內在與外在刻意不統一。

小女孩那一面的形要人疼，要人哄，一個男人要盡信她那一面全心全意對待，她也會挑剔不滿足，大部分的她是個女人，而非小女孩，極盡女人的，有七情六欲、善於說謊、善於勾引、善於推卸責任，也善於纖細、敏感、真心。

她的穿著很女人味，春夏秋冬的準則都是表現曲線，不見她穿寬寬大大的休閒服，連 T 恤都故意要小一號緊貼身體，上面的草莓還是山茶花變得不再無辜，在她胸前開得豐圓而鮮豔愈滴。

她房間最多的便是衣服，衣櫃像長出多餘的脂肪一般塞爆了，她還是買，很少見她穿重複的衣服，她倒很計較人家穿著重複，「阿山哥，我懷疑你兩個禮拜不洗澡，上次見你也是穿這件條紋藍襯衫。」她的專長是用衣服來記人記事，從衣服連到人的臉、當天的天氣、場合、對話，衣服在她比請一位秘書還穩當，我們吵架她翻起舊帳都會拿我當天的穿著來佐證她的記憶比較可信。

程宴彤跟同胞 Coco 混得最熟，互稱姊妹淘，Coco、Coco 叫慣了，她的中文姓名像被擦掉一樣，這在她是很願意的，她瞧不起台灣的一切，自覺流的是波西米亞血液上輩子是歐洲貴族，熱愛自由、藝術、科學無法解釋的想像世界，總的來說也是個麻煩女人。

Coco 樣貌在華人眼中算不上絕頂美女，眼睛圓溜溜，個頭嬌小豐盈，肌膚倒是雪白，一把及腰長髮常常盤起來，插個顯著的銀髻，民族風項鍊手環圍巾披披掛掛，我覺得像藝品店女店員，法國人看來應該像藝品店擺的中國娃娃，愛不釋手。

她熱愛算命，自己遇事便拿舊幣占卜、翻幾張塔羅牌、找些星座運勢解析，也樂意幫人算，可以扯出一大篇道理，並且很相信自己算的結果。EMAIL 轉寄的文章十有八九是心理測驗、新研發出的另類算命方式，所有這些我都認為一文不值，胡湊胡說。女人的胸部大腿是真實的，但當她們講起算命就顯得無知，我奇怪 Coco 不見得那麼淺，怎麼對自己的生命如此沒把握。

宴彤的死，最讓我確信的一點便是生命很平等，沒有誰能夠看穿，之殘忍、之荒謬、之不必商量的。大多數人卻都有可以掌握、預感、防範的錯覺，這種錯覺才拱手讓命運扮演如來佛，將每個人抓得死死的，想起來我便覺得喪氣，不理便罷，生命要如何便如何，我連鬥爭都放下了。

彤死之前的農曆除夕，Coco 幫她排算新年度運勢，說天喜入夫妻宮（大概是這幾個字吧）很有結婚可能，對象是位一直忠心守候在身旁的男士。當時氣氛有些許詭異，空氣彷彿凝止了幾秒，大家極力避免朝我這邊看，人情世故教導我們當不確定某一男女的關係時務必保持基本禮貌，眼角餘光又近乎自然反應地掃到我，我心裡真他媽不痛快！

對宴彤，我祇有「守」而從無「候」。

這兩女人最相似的一點就是自命不凡，彤偏外表，以嬌俏野性美仗勢欺人，

Coco 偏內在，覺得自己氣質不凡見解卓越。她們吵架常到我這裡抱怨，一開始我還試著為她們排解，後來她們則都從我這兒探對方口風，處在兩個女人之間，沈默是金最好。

不會再聽彤說起過 T 城，每回見她都是神采奕奕，法文一次比一次說得漂亮，她絕不靠用功取勝，可見她擁有較前更豐富的社交生活，被更多法國男人包圍，連的賤嘴說她搞「身體外交」，而從連那邊聽到的事我躊躇著要不要問她，她知或不知道？

「這樣試探是什麼意思？你覺得我害了他？」

「沒什麼意思，早知道就不說了。」她很聰明，我言下之意就是陽光男拿刀劃手腕的事她有責任，她繼續花蝴蝶一般周旋在蒼蠅蚊子堆裡，我看不過。

「你就是見不得我好，跟其他人一樣賤！」

「妳才賤！」她一本書砸過來了，我立刻奪門而出，遏止住想扁她的衝動。

深夜她打電話來，語氣聽起來剛哭過，或許此時淚痕未乾，她跟我道歉，我無意接話心裡生出一絲嫌惡，她該抱歉的對象不是我。

她說起小時候一件事，很慢、很慢，慢得讓事情如此遙遠，她不願意在生命中出現過似的。

那星期她輪到下午課，她爸在外地工作週末才回家，她哥是國中生一大早即出門，起床後她覺得家裡太安靜了，跑到父母房間看到被子鼓鼓的以為媽媽還在睡覺，依在旁邊又覺得身形不像，翻起棉被一角，但被子裡的人蓋得更緊，她用力去扯，然後發現躺在被裡的人是某位叔叔，雖然沒看見臉，但那捲捲的黑人髮型是他沒錯，他是爸爸的朋友，偶爾來家裡作客，媽媽還嘲笑他怕老婆，她跟哥哥暗地裡都喊他黑人叔叔。彤慌了，趕緊逃跑，跑回自己的被窩，蓋著頭裝睡不吭聲，彷彿是她做了件錯事。後來一連串電鈴聲，媽媽跟人在說話，然後來叫她起床刷牙吃早點；媽媽在演戲，開門假裝剛剛有人來，房間裡的叔叔已經走了。

她爸其實不愛她媽，爭吵時還動手打過她媽，彤覺得媽媽很可憐，但這件事之後，她對爸爸產生了愧疚感，更愧疚她無能打破這個謊言。父母都讓她既愛又恨，恨了又同情，愛了又痛苦，彤讓哥哥置身事外對他什麼也沒吐露，於是覺得自己長年在承擔著一種知道的罪。

她一直告訴自己：「我絕對不要成為像我媽一樣的人！」她這麼說時我腦海中便充滿她塗著唇蜜，掉了就補的畫面，微微超出嘴唇輪廓，滿滿地塗著各種紅色，桃紅、粉紅、荔紅、棗紅、磚紅……。後來住在一起的那段短暫時間，我很喜歡吻她，連帶喜歡把她帶著果香的口紅吃下去，她要我幫她拍照之前都會再上一次唇膏，拍完就被我的吻吃掉了。她說我的法式深吻可以平穩她的情緒。

我們之間最壞也彼此罵過、恨過，但關係總到不了盡頭，折回來，誰也少不了誰，彼此終究最信任對方，在國外，特別有種相依為命的感覺。這時我又承認命運這玩意了，莫名其妙地，她在外面經歷了多少荒唐弄得遍體鱗傷，我總讓她停靠，任著她宣洩和依賴。我原不是那麼善良的人，宴彤從來不是我的感情困擾，她來我迎接，她不來我過我的，久不來我也不見得失落，從不曾為她拒絕其他機

會，祇不過我無法讓其他女人如此對我予取予求。

很多事情她都比我順利，學語言、找房子、申請學校、交朋友，說起來我有點像是跟在她尾巴後面有樣學樣，她找的語言課我去上，她找的房東我跟他租另一間房子，她去找學校資料順便幫我拿一份，她交的朋友也變成我的人際關係。雖然他們多少都懷疑過我和彤，男未婚女未嫁，純友誼？他們覺得是我在暗戀彤，因我不如她條件出色，所以改採默默守候之策。

這個猜測間接摧毀了我和 Coco 的那段關係。很像是兩個經由主角介紹認識的配角彼此相望久了，不想繼續以主角為談論主題，便另外搭檔演一齣戲，從身體開始，不算從身體結束，彤過世之後，我們久久聯絡一次，淡淡問候彼此，並且刻意避開不談到程宴彤，但我以為 Coco 和我一樣都期待對方首先提到那個不在場的主角。

彤直接說過我沒用，我才奇怪她對活著這件事幹嘛那麼熱心。

真的，她活得太熱了，毫無冷場，執意要演女主角，每場戲都有分。

過份熱心，過份期待，過份相信別人，過份自戀，過份注重打扮，過份愛笑，笑得過份大聲，過份愛敲人腦袋，過份愛撒嬌，過份少不了男人……

她什麼都過份，不中庸，戲搶得凶，所以也就越早容易沒戲演。

來巴黎不到兩年我即發覺，出國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本來還胸有大志想念國際關係將來有遠大前途，熟悉環境之後我攀著雲梯似的，輕飄飄地在人家土地上打轉，找個讀書名目留下來，唸書等於在混日子，混得更不必負責任，誰也管不著我，時間任由我使用。算起來是廚藝最有長進，我可以極有耐心地花五六個小時烤出一盤咖哩酥餅，連諷刺我該去報名「藍帶」(Cordon Bleu) 學烹飪。

Coco 說台灣男人不適合她，她少不了煙，她還抽大麻，她想當默劇演員，她可以一晚坐在 Bar 裡喝悶酒，她狂戀自由，她不喜歡交代行蹤，在我之前她一直結交外國男友。彤始終卡在我們中間，我猜她會不會是在報復程宴彤，而她猜我是把不到程宴彤才找她。

想起來好混亂，那段時間，情緒常常很 HIGH，一直 HIGH 到它枯竭，失眠最嚴重的一段時間，日與夜的分別也顯得模糊了，不是太晚睡就是清晨還醒著。或許，彤的離世把我往社會推去，我祇會更「好」，活得更正常，更平凡，如大多數人一般。

Coco 的前男友入圍過凱薩 (César) 新人獎，隨片應邀到台灣時 Coco 剛好擔任口譯，片子主題是他領導著一群勞工跟老闆抗爭。螢幕上看起來他一副儀表堂堂，私生活卻亂成一灘爛泥，Coco 過得慣波西米亞式生活，但她不喜歡家裡到處是穢吐物，他每天拿起新劇本說要振作，一到晚上又不見人，不是喝到掛就是全身燻滿大麻味才回家。Coco 搬離之後從未回去過，他倒常來找 Coco，我聽過他們在廚房討論老子、瑜珈、針灸，這男的絕不祇一個女人，幹嘛老黏著 Coco？好笑是他們能夠徹底分手跟彤也脫不了干係。

對於程宴彤的死，Coco 直言她情緒很複雜，不全然悲傷，不全然遺憾，不全然替才二十八歲的彤惋惜，雖然這些情緒都有，但她甚至不敢說自己不曾暗暗

期待過這個結局。我懂，程宴彤的存在讓別人活得深刻，好的壞的方面都有。她們曾經是最好的朋友，程宴彤卻逼著 Coco 在愛恨兩端奔跑。

男友來找她，程宴彤很不知趣繼續在 Coco 房裡待著，這也罷了，還斜著身體臥在床上，姿態撩人，眼神直盯著對方，彤起一句，對方回一句，你來我往熱烈談著話，彤笑得過份燦爛，以此來鼓舞對方。法國演員自然見過不少世面都覺得彤太誇張，太明目張膽要勾引他。

「她還坐到窗台上，跟我要酒喝，喝到自己解開胸前兩顆釦子，騙誰啊，整天在 Pub 混酒量會那麼差？那一晚我真是開了眼界。」

Coco 講起來很氣，當著她的面勾引她的男友，氣到已經找不到適切說詞，「程宴彤真的是有病耶！」彤勾到了，但 Coco 前男友又懊悔不已，跑回來找 Coco 要復合，說自己懊悔跟那種女人上床沒戴保險套，「Elle est trop facile！」（她太容易上了！）Coco 很替彤不值，覺得這男人賤到骨子裡了，鑰匙往他臉上砸，他竟然哭著說離不開 Coco，說會拿下部戲的片酬去看精神分析師 Coco 絕不能在這之前放棄他。

這件事之後兩個女人照面也不說話，過沒多久彤就搬離那排佣人房。我和 Coco 並非在彤離開之後才開始，彼此有些百無聊賴吧，見面話講多了就找些別的事來填滿，而在彤離開之後我們益發彼此需要，在相互取暖中培養出感情，或許我們都想藉著彼此擺脫掉程宴彤。

好一陣子沒見宴彤，她瘦了，我直覺她肯定有事。一向身材都刻意維持在不多不少一分那樣地剛剛好，眼前的她彷彿一個剛蒸好的包子被用力皺捏，消了氣。挑染的頭髮長了些許，顏色淡了些許，她的野味減少些許，倒反而顯得清秀些許。

她談上一段苦戀，對象是日本朋友泉的指導教授，研究宋明理學的漢學家，她沒事跑去聽課，聽著變成她的主修課似的，自己註冊設計學校繳了學費愛上不上的還抱怨作業多同組同學沒大腦。很少遇到一個愛情能量如此豐沛的女人，可以一直愛，不間斷地愛，持續活在愛情的狂喜狂悲當中，真誠地投入，沒有一絲畏懼，她甚至不曾有過少女式遲遲不敢表白的情懷吧。她的勇氣，和大多數女人一樣，並非來自純粹身體的慾望，在彤：「身體是身體，你跟一個人上床不代表什麼，你感覺到愛那又是另一回事。」

她曾轉寄當時的心情給我：

「pm3h46 的巴黎陽光照進 salle（教室），他中分的髮線、高額頭、挺鼻梁、寬下巴，一直線連起來真好看，一個可口的老男人，多想咬他一口！我看他，他看我，接下來我們將會談戀愛。」

彤從不會忽略任一個「異樣」的眼神，雄性的狩獵神采，那麼多人當中，漢學家掃到她，她盯著對方無一絲閃躲或者故作無事。然後她一直來聽課，某天事

情總會進展到男人與女人那一步，兩個人都不簡單，沒有誰錯過誰。

她停掉所有在網路上訂的中文電子報，歸還大家中文雜誌小說，拒絕所有中文資訊，每天一起床就聽 FRANCE CULTURE（法國文化廣播電台），晚上看文化談論性電視節目，週末看 LE MONDE（世界報），隨身帶著法漢袖珍辭典。

一出校門他立刻戴上太陽眼鏡，怪，陰天沒太陽，後來聽 IZUMI 說起才知道他眼睛不大好。當時我好想去扶他，當他的拐杖或者黃金獵犬、拉不拉多。IZUMI 分析說我對他有一份母愛，很危險。

如果彤說「我竟然想嫁給他耶，你不知道，他有多特別！」我會明白不過又是一回戀愛罷了，談戀愛她就容易就嚷著要嫁，可我從未感受跟這句子同等份量的她過往任何一段感情。彤深深陷落了，遇到段數更高的命中剋星，以前她怎麼胡纏胡攪，怎麼說自己多愛多愛，她總是先把氣氛製造得轟轟烈烈，然後自己便冷下來，金蟬脫殼般搞自我分裂，一個自己先跑向終點回頭瞧著另一個自己慢慢磨到分手。

這一回不同，她說起來很淡，但人卻很統一，沒有演戲味，反而讓我擔心起來。「他說 Je t'aime（我愛妳），我說我不相信，他笑著說他也不相信。」彤被傷到了，原本她是甜蜜的等待再次確認，對方卻如此輕鬆，好像在開一個跟兩個人都無關的玩笑。她自尊很強，一向她都是游刃有餘的那一方，所以她祇悶著，悶久了，悶成她心裡的一塊痛。明知兩人不會長久，對方不很愛她，但這一次她像一般女孩子一樣會期待改變，對方為自己改變，或者情勢改變。

彤多少聽說了我和 Coco 的事，此刻她全副心思都放在漢學家身上，情勢就變成我們三個集思廣益想對策。兩個女人間的友誼不可能完全修復，一些事已經像揭開過的瘡疤，再淡，痕跡都會在。Coco 看彤的眼神摻雜著很多東西，可愛的密友，可敬的敵人，可鄙的同性。

竟然是從呂豔那裡挖到這教授底細。呂豔是上海人，漢學家跟呂豔的一個同鄉在一起過，他們的事並不難探聽到，分手已經兩三年，但祇要誰稍微跟漢學家走得近，這女孩都會主動約談，告訴對方她是漢學家的女朋友。「以他的身份地位，他根本毋須解釋什麼。」他在香港、日本、大陸都擔任過客座教授，同時也走過必留痕跡的「情人情人滿天下！」

彤這才準確拿捏到對方功力，可以讓一個女孩子不顧顏面到處宣傳自己的地下情人身份。他還是標準情聖，「據說跟他一起過的女人不吵不鬧也不抱怨，還念念不忘，不然我朋友也不會一直追蹤。」但彤覺得把自己搞得這麼難看，那女人的條件也可見一斑，而如此平庸的女人他竟然也要？

漢學家很年輕時便結了婚，多年來外遇不斷，夫妻倆 00 沒生兒育女，卻一直未離婚。Coco 認為男人永遠需要一個媽，那是一種安全感，不管外面玩得再兇，回家還是需要一個守候他的女人，「這種男人最自私，最無能，根本沒有能力對任何女人負責。」言下之意，勸彤清醒些，他不可能離開他太太。

然而，彤終會將事情進行到底，這方面她不僅不理性，還偏向反理性，她會將情緒推到底，故事推到底，何況這次她整個人太在裡面了。告別式上漢學家戴副墨鏡一語不發，全黑穿著整潔光鮮，髮際線有些靠後髮鬢還泛著灰白，拿出白帕擦拭了一下口鼻便匆匆離去。無一處令我信服他是彤癡戀過的男人。

兩人復活節假期到里昂玩，住漢學家一個朋友那裡，這朋友是他念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同學交情已經三十年，也是位教授。漢學家夫人打電話過來，夫妻祇隨口說了幾句，朋友跟他太太倒聊得很起勁，聊到一些共同認識的人、一些往事，漢學家在話筒另一旁聽得很有滋味偶爾插插話，兩個男人和一個不在現場的女人歡聲笑語不斷。「沒有人注意我在場，我的感受。」彤覺得自己被擺在一個她無法參與的知識份子的世界，一如援交少女般，其存在專為解決男人的性慾。

他們提前離開了里昂。彤故意激他，激到他無法把持住情聖學者的風度，既然不能擁有他全部的愛，彤要對方記住她與其他女人是不一樣的。兩人吵架彤隔著主人將手裡的紅酒潑向漢學家，報銷了一塊米色地毯。彤獨自搭 TGV 回巴黎，因為漢學家不告而別開車先走了。彤從街上散心回來想要道歉重修舊好，當她看到收拾整齊的客房裡竟完全不見對方衣物……「這是報應」她淡然對我說著。

我去車站接她時簡直震驚，她的嘴唇被咬壞了，像感染不知名病毒，部分浮腫部分凹陷，撕落了好幾層皮，留下深深淺淺的血色，我從不知道人的嘴唇可以一層一層撥開到這種程度。

漢學家跟其他教授合開的課堂上，程宴彤盯著他不放，不論誰在發言發講義放幻燈片，她一雙眼睛就是牢牢跟隨漢學家，讓所有人不得不瞧出彤與他之間關係不簡單。彤刻意打扮得冶豔甚至俗豔，呂豔開玩笑建議她去買件肚兜發揚國粹，彤還真跑到十三區買了兩件穿去上課，那個場面光想來就覺得精彩！她自貶身價的同時也在貶低對方身價，即使原本不清楚他的情史的同事學生這時也會對他另眼相看。

某種意義上說起來程宴彤辦到了，真動搖了對方平常祇鬧個小戀愛的布爾喬亞學者生活。或許這是彤的特質使然，套句 Coco 說的：可愛的時候很可愛，恐怖起來讓人想拿一把菜刀砍下去。

「我有什麼好失去的啊？他才怕呢，我是外國人，怕什麼。」

「有本事趕我走啊！念點書的人都特別虛偽。」

去了四五回，漢學家就不得不找人代課，彤明瞭自己如何被所有人看待，她不在乎，她反正不是這裡的學生，泉也勸不動她。

彤的對手不是他太太，不是漢學家，而是自己。對一個年近五十的男人能期待什麼呢？他的心腐朽又沒有力氣，早已喪失去愛一個人的能力，但他其實有權利拒絕改變。程宴彤自己偏要清醒地陷落下去，她莫名其妙地被夾纏著，情緒一直繞在裡面走不出來，似乎不甘心，又沒有理由不甘心，漢學家被她搞得課都無法上，比起呂豔的朋友私下邀約情敵，彤無疑更具威脅性。她很痛苦地做著這些，因為她知道這等於在加速失去他。

彤說她要做到讓自己反胃的程度，「我跟我媽是一樣的賤人！我越告訴自己

不要，我越擺脫不了，這是命。」漢學家主動到過彤家裡，「不然結婚好了？妳要怎樣呢？結婚好不好？這就是妳要的要嗎？」彤很不屑，但我知道如果對方換一種語調彤會欣然接受。不管每次去是爭吵或者求饒，最後他們一定是在床上結束會面，彤未告知對方便停止服用避孕藥，「你想想，我手裡抱著跟他生得一模一樣的小孩逛士林夜市，怎麼樣？」我要程宴彤搞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

當厭倦了這一切，彤想離開充滿回憶的環境，她到我那裡住了一陣子。我成天陪著她，聽她說話，安撫她的情緒，我們一起上超市採購，我做飯她幫忙切菜、洗碗，我們聽音樂、散步、逛舊貨攤，我們亦很自然地發生關係，就像兩個跟世界脫離關係的軀體天經地義的祇跟彼此發生關係。我們激烈地動作，我必須進入她的身體很深，深到讓她看不見另一個人的影子，極盡歡愉的時刻那個影子便會擠出她身體外。

好好說著話她便哭起來，有時睡到半夜她會驚醒，雙手發著抖，淚又開始流個不停，她說每天要克服憂鬱的情緒很痛苦，我請求她再熬一下，一定會過去的。她要我拍照，說看看自己還美不美害怕沒人耍了，那一疊照片除我以外再沒別人看過，彤過世以後，我曾經猶豫該不該交給她的家人，出於私心我決定祇留給自己，完整保留那段時光。照片裡的她很清秀，除了口紅外完全不施胭脂，有一張她側臥在沙發上睡著了，沒有表情的臉顯得如此無辜，憨憨的招人發笑，那是祇屬於我的純真小宴彤。

有幾個片段，我常常倒帶回去看，一步一步回想著，情勢怎麼會發展到彤的死。在她生前最後一段時光，的確，我覺得她在走鋼索，常常把自己逼到一個極端的情境，然後再用另一個極端解決這個極端，於是彤生命的能量越來越弱。她嚷著不想活就跟嚷著她要嫁給誰一樣，心情一不好，她就會如鸚鵡一樣老重複嚷嚷。漢學家的事讓她變得很弱很弱，那未必指向絕路，她的死與此無關，是極其荒謬，是可笑的誤會，是殘忍的巧合，但一切又顯得理所當然，一定程度認識程宴彤的人都不會太意外。所有人，包括我，在接獲她的死訊時恐怕多少都鬆了口氣，因為潛意識中大家都感到她總會「有事發生」，對！就是這四個字。

彤一直有事發生，她不是隨便你走在街上都可以遇到的女人，但也不是終其一生你很難遇到的那種女人，你或者他，或早或晚，都會遇到這一型讓人總覺得會「有事發生」的女人。

呂豔的男友葉軍殺了她，是一樁殺錯對象的情殺？或許不算情殺，他並沒殺錯，一切已無法證實。即使彤活得不快樂，即使她再想跟死亡交換痛苦的解脫，她絕對絕對不可能預料或者期盼如此死去，死得如此離譜。

呂豔長得細眉小眼中等個頭，講究打扮，懂得做人，一張嘴尤其會說話，她勸起程宴彤來條理明白邏輯清楚，但自己談起戀愛完全另碼事。葉軍年紀很輕，二十出頭，比呂豔比我們都小個六七歲，是那種高高瘦瘦白白淨淨話不多很老實的男生，幾次見面的場合都是一群人，他不容易讓人留下太多印象。

當陸續得知一些實情時我不由得十分吃驚，呂豔養著他，他賴著呂豔，呂豔要走，他便綁著呂豔，哀求、恐嚇甚至揮舞拳頭，打得呂豔跳進附近的垃圾桶躲

起來。他撂下狠話：「妳可以走，妳死就可以走！」葉軍背景不單純，從東北偷渡到法國，「黑」了好幾年才弄到難民身份證，跟 Belleville（美麗城）那群溫州幫派有些牽扯。事發之後他立即被列為重大嫌疑犯，銀行帳戶被鎖住，歐洲各大車站、機場都下了通緝令，但還是教他偷渡跑了。

中法警方聯手在葉軍老家瀋陽逮住他之前呂豔已不見蹤影，我們猜她唯恐葉軍報復躲起來了，警方那邊的說法是她被視作重大關係人必須隔離保護，但我隱約聽說她是住進精神科病房。最後告別式她沒有參加，恐怕她也不適合參加，一群台灣人痛罵大陸人都是狼心狗肺，程宴彤是呂豔的替死鬼，死的應該是呂豔。

在停屍間一見到彤爛得不成樣的屍體，彤的媽媽立刻撕心裂喊，聽得在場所有人鼻酸，「這還是人嗎？明明知道她最愛漂亮，把她的臉劃成這樣，我女兒這麼可憐啊……」一陣腿軟幾乎昏厥過去，彤的爸爸滿臉是淚趕緊扶住妻子，彤的哥哥顫抖著手在身份鑑別書上簽字。很快底，彤的爸爸結束了在大陸所有投資，葉軍在大陸被判死刑，呂豔則成為程家一個永遠記恨的名字。

台灣和巴黎這邊的華人媒體很有趣，他們報導的是剛好相反的兩個程宴彤：心地善良生活單純性格開朗因為出於對朋友的正義感被誤殺；感情複雜私生活不檢點被大陸人愛慕不成遭致殺身之禍。法國媒體則比較著重在此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以及如何促成中法罪犯引渡條約。

一個人的死投入這廣浩無垠世界中，頂多一兩天的社會新聞版面，縱身跳下去激起不過一絲小小漣漪。

呂豔決心分手留下三個月房租、生活費以及一封信，正好彤辦妥美國簽證，她想去找一位在波士頓的阿姨，順便看一下環境，也許就離開巴黎改往波士頓學習。呂豔搬過去暫時跟彤住，過幾天彤就飛了行前還交給我一副鑰匙備份。葉軍原非善類，他認為程宴彤唆使呂豔跟他分手，呂豔是背叛者，程宴彤是破壞者，他要殺的究竟是呂豔抑或程宴彤？在他喪失心智的狀態下，見誰殺誰？如果那天的情況稍稍更動，結局會不會不一樣？

有幾個數字不斷在我腦海裡周旋著，七點四十五，八點十分，十點三十六，九點以及四十六。這幾個數字狠狠地編寫了幾個人的命運。呂豔說她七點四十五出門，因為八點十分有課；警方查出彤的手機十點三十六響過沒人接，所以她在這之前已遇害；法醫從屍體研判，她遇害時間應該不早於九點。

一共，彤被砍了四十六刀，這是裡面最沒有意義的數字，除了舉證一個人的殘暴程度，法官作為判刑標準，愛她的人更氣極傷痛，這些都與亡者無關了，在這數字之前，彤已經脫離了肉身，喪失所有生而為人的官覺能力。

呂豔下午回到家，嚇傻了，撥電話給我，「程、程、程宴彤她……」我知道事情終於發生了。是我報的案。

進門一路從客廳紅到臥室，地毯完全浸在血液裡，牆壁、家具、書報都濺上血色，我的皮鞋踩在地毯上發出血漬滋滋作響的聲音，然後見到了彤，她趴在床的邊緣，雙腿跪著，面朝下，似乎是個祈求或者祭拜的姿勢。四十六刀全身哪還有一處完好，彤的臉尤其被劃得凌亂不堪，法醫鑑定致命傷是頭部遭鈍器重擊。

要砍一個人四十六刀，必須持續無間斷處在一種恨到要燃燒的情緒，恨到對方已經斷氣你仍然停不住手，恨到耗盡最後一絲力氣舉不起刀子方才停止從人變為一隻獸的狀態。

門窗沒有破壞的痕跡，門上有貓眼、暗扣，所以是彤為他開的門，連兇器都是直接用她家廚房的。她絕沒有想到對方會做到這個地步，葉軍從來不在她的故事裡，在她的故事裡葉軍連個配角都不算，即使她知悉葉軍的性格，但這與她何關呢？她的世界向來以她為中心，不過是給一個朋友方便，她又不真正操心別人，或許葉軍忘了呂豔的課表時間，或許彤說出不中聽的話激怒他，或許他曾逼問彤呂豔的去處……這些都跟 46 一樣失去了意義，永遠不會有答案。

宴彤執意決定自己的故事，卻由一個故事以外的人決定她的結局，這是命運的殘暴。死神不會事先詢問誰值或不值得，祂不動聲色地降臨，攜著祂的選民離去，這也是命運的公平。

告別式之後彤的哥哥曾握著我的手深摯說謝謝，彤跟他提過我，說我對她很好，是她在巴黎最信任的朋友，那一刻是我為她的死唯一流淚的時刻。我再沒有勇氣與程家聯絡，我的情緒已經乾涸了，空白一片。當回憶走到此處，我真的並不太難過，理性分析起來，這是一樁愚昧的暴力，程宴彤恰巧成為受害者，生命因此結束，事情就如此簡單，這個世界每天都在發生。

宴彤卻複雜太多、太多了，她的死跟她的人無關，祇她的死深刻了其他繼續活著的人。除了理性分析她的死，將她的死亡與她分開，她不是被命運指定為死於非命之人，該去記取的是實實在在活過的她——我無能任自己沈在悲傷裡，我是軟弱的。

她再沒有平凡的可能，宴彤永遠停留在芳華年歲。但死亡不應該風格化我愛過的宴彤，我總願意細細想著她，她的喜與悲，俗與雅，奮進與頹廢，犯錯與榮耀，豐潤與貧弱，初昇與腐敗，她猶如華美的玫瑰與醜陋的蝨血，她所留下鮮濃的唇膏與潰爛的傷口……

我心裡的宴彤永遠未曾結束在那一片紅色裡。